

# 「游擊革命」威脅下的南部非洲

楊逢泰

##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北平滲透非洲的根據

中共在非洲的滲透活動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侵略行爲，比過去歐洲的殖民主義者表現更有耐心，而其目標也更爲遠大。曩昔歐洲國家在非洲的擴張是爲其國內的人民尋找原料和市場；而中共今天在非洲的活動是壓榨人民血汗換來的金錢，在這個殖民主義甫告撤退的大陸上支持「武裝革命」，來進行毛澤東式的「世界革命」。坦尚鐵道就是此一陰謀活動的具體表現。

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冷戰方殷之際，中共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隨蘇俄之後，以「小合夥人」和「亞洲門徒」的姿態，進入非洲政治舞台，在這個政治新大陸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企圖在非洲進行「中國（中共）式的革命」——一個以農民爲基礎，而不是以城市無產階級爲基礎的武裝革命，來發展未來的「世界革命」。

北平以「被壓迫者」的姿態出現在大陸，所以毛澤東所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是中共可以「貢獻」的「革命經驗」，這種「武裝革命不可避免」的荒謬理論是北平力圖滲透非洲的行動根據。「人民日報」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在「駁史蒂文森」一文中說：

「中國人民的革命勝利，給各國人民，特別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影響：一切被壓迫的人民遲早要起來革命，因此革命的經驗和理論自然就會在他們中間不脛而走，深入人心。這就是爲什麼像一些介紹中國游擊戰的小冊子，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亞洲，一傳十，十傳百，傳破了，傳得字跡模糊了，還被視爲至寶。思想的影響是沒有國界的，人民所需要的東西，任何人也阻擋不了它的傳播。」

這是北平在第三世界散佈「武裝革命」思想的明白招供，而北平也就根據此種假說，一方面鼓勵非洲人民以暴力來奪取政權，一方面希望與非洲國

家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以解除其在國際上的孤立並且同時來和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北平不斷的企圖說服非洲人，他們真正敵人一定是英國、法國、或葡萄牙的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

因此，中共早期的攻勢，集中力量支持幾內亞、迦納等激進國家，來反抗「帝國主義」；或者是支持叛亂組織來從事推翻他們的政府，希望在兩個國家內完成「人民革命」，以掀起「吞嚥整個非洲的革命浪潮」。可是絕大多數的非洲國家都是在沒有使用暴力的情形下獲得了獨立，北平所謂「非洲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的論調引起了多數非洲國家的疑懼，對於這個錯誤，中共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其本身在非洲的經驗中獲得了教訓。

可是，南部非洲的情況迥然不同，坦尚尼亞和尚比亞的獨立對中共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和社會機會，中共瞭解坦尚尼亞爲進攻南部非洲最理想的橋頭堡，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來第三次訪問非洲，允諾建築坦尚鐵路。其後因「文化大革命」而將在非洲的陰謀活動暫時停頓下來。

## 支援非洲游擊戰：「統戰」策略的運用

「文革」之後，中共捲土重來，以較有彈性而世故的態度再度出現在非洲，不再支持叛亂組織來反對非洲國家的政府，而是盡全力來支持非洲人來對抗南部非洲白人控制的地區和國家。中共修建坦尚鐵路，使東非的重心從肯亞的奈路比轉移到更爲激進的達萊撒蘭，使原來「南向」的尚比亞轉而「北向」，利用其理想的地理位置來作爲發動游擊戰的基地，北平支援非洲游擊戰其目的是多方面的；綜合各方觀察有下列各項：

第一、南部非洲的白人國家扮演了以色列在中東的角色，我中華民國與南部非洲各國維持相當友好的關係，北平援助黑人來對抗白人，有企圖孤立我國的作用。

第二、坦尚鐵路完成後，中共可自北方一舉而下南部非洲，中共的政策是利用非洲人來消滅白人，進一步煽動部落戰爭，以達到其控制非洲的目標。

第三、非洲是歐洲的後院，因蘇伊士運河的僵局，目前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石油通過好望角，北平威脅南非的安全使自由世界窮於應付。

第四、儘管北平與華盛頓的關係在解凍中，美國對中共的制度仍然是一種威脅，在美國的人口中有二千五百萬人是非洲人的後裔，非洲的種族糾紛對美國社會的不良影響超過了越南。

第五、中共在與美國拉攏之前，其企圖是動員第三世界來對抗兩個超強國，現在其重點已轉變為對抗蘇俄。澳洲坎伯拉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國際關係高級研究員艾德博士（Dr. W.A.C. Adie）說：

毛澤東和其信徒企圖利用游擊戰的原則來防禦資本主義的敵人，以及防禦更具危險性的他們社會主義的「盟友」，其最重要的原則是讓「蚌鶴相爭」，其目標是將實際和潛在敵人捲入漩渦之中，以統戰的方式來孤立主要敵人和吃掉其他敵人。

第六、中共在非洲的活動是其希望成爲所謂「不結盟世界」的領導者，其目標是在非洲大陸形成控制的勢力。姬鵬飛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歡迎達荷美外長的晚宴上稱：

偉大的非洲人民正在日益覺醒和團結起來，他們正在反對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牽手奮鬥前進：非洲國家同其他各洲的中心國家站在一道，共同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爲第三世界一支重要力量；中國（中共）人民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的正義鬥爭。

這一段話充份也露骨的說明了中共目前在非洲南部支援游擊戰的目標。

## 坦尚鐵路：毛共對非洲陰謀的象徵

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在非洲大陸的政治和地理上據不同的地位，因此

「游擊革命」威脅下的南部非洲

在支援游擊戰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在「非洲團結組織」和「東、中非國家高峯會議」中是領導人物之一，首都達萊撒蘭是東非洲最重要的政治都市，這是非洲團結組織所屬「解放委員會」的所在地，南部非洲所有「解放組織」在此均設有辦事處，俾便與「解放委員會」聯絡。在支援游擊戰方面，坦尚尼亞担任訓練、後勤及心理支援方面的工作。目前各游擊組織均在南部非洲各地招募隊員，達萊撒蘭西南約八公里的姆迦拉尼（Mgulani）就是接待中心，由中共和坦尚尼亞的軍事教官予以訓練，較優秀者則送往他處接受進一步的訓練。

尚比亞位於非洲南部的中央地帶，與八個國家爲鄰，對南部非洲的滲透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尚比亞主要的是作游擊戰的基地，目前在尚比亞境內有永久性的基地約八十個，最大的基地可以容納五千人之多。這些基地分屬於七個「解放運動」：即「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莫三鼻給解放陣線」（FRELIMO），「辛巴威非洲人民同盟」（ZAPU），「辛巴威非洲國民同盟」（ZANU），「辛巴威解放陣線」（FROLIZI），「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和「南非非洲國民大會黨」（ANC）。坦尚鐵路完成之後，尚比亞在經濟上依賴南部非洲的情形大爲減少。屆時游擊戰爭勢必更爲劇烈。

目前，中共正傾全力支援兩國，中共已將達萊撒蘭港口擴充，並建造了一個海軍基地，除趕修鐵道外，並改進由坦尚尼亞通往尚比亞的公路，此外並供書本給叢林中的學校，提供廣播器材，以收聽「北平電台」各種語文的廣播。協助尼瑞爾推行「社會主義」的農業政策。中共的作法是先奠定一個基本結構，然後再實施政治壓力。

## 北平與莫斯科支援游擊戰的理論衝突

一般認爲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是中共與蘇俄關係的分水嶺。在控制共產運動方面，雙方準備長期鬥爭。北平固不信任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談判，而且否認局部的「解放戰爭」將導致大戰的看法。認爲「和平共存」的策略不

適用於反殖民戰爭。雙方對於「世界革命」的策略不同，非洲遂成爲雙方競爭的場所。

在北平與莫斯科支援非洲恐怖組織的衝突中，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提供了雙方理論基礎不同而發生

爭執的最好例子。南非共產黨是站在蘇俄一邊的，該黨認爲非洲的革命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驅逐殖民主義，其次是徹底的社會革命，最後獲致非洲的團結，組織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非洲聯邦」，但是在這三個階段中並不需要「暴力革命」。此一計劃的執行是由「自覺的愛國團體，包括所有民族主義者在內的全國性統一戰線，在城市和鄉村的工人代表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以社會主義的科學和馬列主義爲指導原則」。該黨認爲軍隊是一種防禦殖民主義的工具。

中共堅持其「武裝鬥爭」的模式，認爲殖民國家所給予的「獨立」是值得懷疑的，必須以某種鬥爭的形式；如罷工、示威，或更爲激烈的暴力威脅，才能迫使殖民主義讓步。中共深信軍隊是贏得權力控制的工具，是一個積極採取行動的力量，因此主張在非洲建立「解放區」，將革命行動帶到鄰接區域，在非洲這樣一個同時存在着獨立國家和屬地的大陸上，游擊基地的建立是不受法律疆界拘束的。

根據中共的觀點，非洲是「世界的鄉村」，爲包圍「世界城市」的最好基地。中共採取與非洲人認同的途徑，以窮人的姿態出現在非洲。非洲尚未獨立的殖民地以及南部非洲白人統治的國家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是不合法的，中共利用這種心理而積極支援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就接受外援而言，非洲的「解放運動」大致可以分爲四類：（如下表）即接受蘇俄援助的，接受中共援助的，指望雙方予以援助的，以及從北平和莫斯科以外的國家尋求援助的四種運動。因此彼此之間形成競爭和衝突的情況。

一九七〇年以前，蘇俄和中共支持的重要民族解放運動：

屬地名稱	解放運動	接受蘇俄援助	接受中共援助	接受雙方援助	任何一方不援助
安哥拉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 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	×	×		×
莫三鼻給	莫三鼻給解放陣線 莫三鼻給革命委員會		×	×	
葡屬幾內亞 （在西非洲）	幾內亞佛德角島非洲獨立黨			×	
羅德西亞	辛巴威非洲人民同盟 辛巴威非洲國民同盟	×	×		
南非	非洲國民大會黨 泛非洲主義大會黨	×	×		
西南非洲	西南非人民組織 西南非國民同盟	×	×		

### 北平與莫斯科援助游擊戰的實際衝突

坦尚鐵路是中共向非洲進行「革命戰爭」的大動脈，此一鐵路不但將坦尚尼亞和尙比亞兩國密切的聯繫在一起，而且使尙比亞轉向，變成了顛覆其鄰邦的基地。茲將這些白人控制的國家中的游擊運動與北平及莫斯科之間的關係作簡略的說明：

## 一、葡屬安哥拉

一九六一年初，在安哥拉境內有兩個游擊運動，即「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cao de Angola) (MPLA) 和「安哥拉民族同盟」(Union of the Peoples of Angola) (UPA)。前者是由激進份子、泛非洲主義者和共產份子所組織而成，而後者是一個較為溫和而希望西方國家援助的組織。一九六三年，非洲團結組織承認該組織領袖羅勃杜 (Holden Roberto) 所控制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Angol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NLA) 為唯一合法的解放運動，翌年一月，羅勃杜正式宣佈成立「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Governo Revolucionario de Mocambique) (FRAE)。

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的總部設在金夏沙。其時剛果政府因中共支持莫勒 (Pierre Mulele) 的叛變，而與中共關係惡化，因而阻止中共援助安哥拉，設在金夏沙的安哥拉流亡政府受到相當阻折，羅勃杜表示有接受中共援助的需要，可是尚無跡象顯示渠實際上已經接受援助。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總部開始時設在布拉薩市，其後遷至路沙卡，因為接受阿聯、蘇俄和馬利的支援而漸佔優勢，其領袖之一克魯茲 (Viviato Da Cruz)，曾被認為是接受中共援助的人物，渠於一九六二年脫黨而加入了安哥拉流亡政府。

一九六四年，羅勃杜集團內的薩文比 (Jonas Savimbi) 宣佈脫離流亡政府，而組織了「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encia Total de Angola) (UNITA)，在安哥拉的東南一帶進行武裝行動而成為北平援助的對象。

## 二、葡屬莫三鼻給

「莫三鼻給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cambique) (FRELIMO)，成立於一九六二年，為當時唯一重要的運動，中共和蘇俄均給予援助。一九六五年六月，脫黨份子組織了「莫三鼻給革命委員會」(Comite Revolucionario de Mocambique) (CREMO) 而給予北平第二個機會。前者的基地設在坦尚尼亞，而後者的基地設在尚比亞，均積極進行武

「游擊革命」威脅下的南部非洲

裝鬥爭。

莫三鼻給解放陣線已故領袖孟德蘭博士 (Dr. Eduardo Mondlane) 為一位親美的人物，渠於一九六四年訪問北平後稱：毛澤東的著作「對非洲解放運動非常有鼓舞性」。最近該陣線在德特省 (Tete) 積極展開軍事活動和破壞行動，以阻止葡萄牙在桑比西河 (Zambezi) 興建卡布拉一巴沙水壩 (Cabora-Bassa)。按照孟德蘭的說法：這是整個戰爭的關鍵所在。因為德特省在戰略及政治上均有其重要性，該處有豐富的礦產，較其他地區進步，而有大量的白人農民，而且卡布拉一巴沙水壩是葡萄牙引吸國際注意力的工程。最後，如果莫三鼻給解放陣線掌握德特省，即可對馬拉威實施政治壓力。

莫三鼻給解放陣線現在的領袖是邁克爾 (Samora Machel)，渠曾在阿爾及利亞接受訓練，揚言該陣線現有武裝士兵一萬一，徒手士兵一萬人。該陣線以尚比亞為基地，沿着莫三鼻給邊境活動，而侵入德特省進行破壞活動。

## 三、羅德西亞

羅德西亞的白人有二十五萬，黑人有四百萬，因為白人政府採取種族隔離政策，而黑白之間的緊張關係非常劇烈。境內的民族主義運動有「辛巴威非洲人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ZAPU)，主席恩柯穆 (Joshua Nkomo)，設「辛巴威流亡政府」(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Government-in Exile) 於達萊撒蘭。接受蘇俄的援助。該同盟於一九六三年分裂，西索爾 (Rev. Ndabamngi Sithole) 另組「辛巴威非洲國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而接受中共的援助，形成對立的狀態，因此羅德西亞可作有效的控制。

非洲團結組織透過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於一九七二年，要求雙方停止內哄。兩個運動中有一部分人士在辛巴威人民同盟前主席吉克里瑪 (James Chikerema) 領導下合併，組成「辛巴威解放陣線」(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Zimbabwe) (FROLIZI)。其餘的人士堅持其分開，但同意設立一個「聯合軍事指揮部」(Joint Military Command) (JMC) 以期能夠統一指揮和釐訂新的戰略。

以尚比亞為基地的游擊隊於一九七三年二月間在莫三鼻給邊境開闢了新的戰線；向羅德西亞發動攻擊，可使羅國部隊展開線更長而疲於奔命。羅國政府爲了應付緊急情況，已將青年的軍訓期間由六個月延長到一年，以便有更多的部隊來巡邏已超過一千六百公里的邊境。

最近，羅德西亞和波扎那邊境亦有恐怖份子出沒的跡象，羅德西亞當局已採取嚴厲措施，防止游擊隊偷入境內，將新招募的人員帶往國外接受訓練；並授權忠順的酋長，懲罰支持游擊隊的人民。

#### 四、南非共和國

在南部非洲的國家中，以南非共和國的實力最爲雄厚，經濟力量也最爲雄厚。所以南非已經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兩年之內擊潰了「非洲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和「泛非洲主義大會黨」(Pan-Africanist Congress) (PAC) 的叛亂，迄一九六一年十月，這兩個組織已無力從事暴力活動。南非政府採取嚴厲措施來制止破壞活動，從一九六二年二月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止，大約有二四三六人被控從事破壞罪。這兩個組織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在外國的基地從事活動。

在北平與莫斯科支援游擊組織的競爭中，北平曾一度希望幾個組織能保持團結，可是南非共產黨在非洲國民大會黨中有重要的利益，因而影響了非洲國民大會黨的態度，而採取親蘇路線。該黨發言人嚴詞指責中共在非洲的機會主義時稱：

「我國被壓迫的人民以及所有忠誠的革命份子對於中國政府（指中共）給予南非幾個無恥的分離團體毫無原則的支持感到憤慨。衆所皆知，這些團體包括種族在內是採取種族主義，反共產主義而使解放鬥爭爲之分裂。與中共連繫時，中共頭目所暴露的就是他們的機會主義和缺乏原則。」

#### 五、西南非洲

西南非洲的游擊運動有兩個組織：即「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 (SWAPO) 和「西南非洲國民聯盟」(South-West African National Union) (SWANU)，因爲西

非非洲人民組織接受蘇俄的援助，所以中共選擇了西南非洲國民聯盟作爲援助的對象。該同盟目前在路沙卡設有辦事處，並在尚比亞設有基地，一方面招募人員，一方面進行軍事活動。

### 決定南部非洲前途的因素

在南部非洲，「游擊革命」(Guerrilla-revolution) 象徵着黑色民族主義的願望。在人類的歷史上，這些尚未形成國族(Nation)的人民已經在共產黨鼓勵下鑄造一項擊敗「壓迫者」的武器——「游擊革命」。他們認爲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事，只是需要漫長的時間，在這個悠長的奮鬥過程中，他們可以鑄造他們新的國族，可是迄目前爲止，在黑色非洲尚未從事游擊叛變而成功的先例。雖然如此，國際共產黨在南部非洲所支持的游擊運動其前途如何，吾人尚不能遽以斷定，有許多因素決定着這個黑白對抗的前途。而且這些對雙方有利害關係的因素隨着時間在不斷的改變之中，其最後的成功或失敗端賴那一方面作有利的改變。在下列的幾個因素中，吾人可以窺其端倪。

#### 第一、部落主義

研究非洲的學者中有的學者將南部非洲各游擊運動之所以不能合作，歸咎於部落主義，例如在羅德西亞的兩個游擊運動，辛巴威非洲人民同盟係以旭那族(Shona)爲基礎；而辛巴威非洲國民同盟係以馬泰勃勒族(Matabele)爲基礎，二者之間互相殘殺而疏遠了許多人民的支持。在安哥拉，在莫三鼻給，游擊組織亦犯了同樣的錯誤。在「武裝鬥爭」的過程中，部落主義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拖延了游擊戰的進展，從事游擊戰必須的羣衆因忠於各自的部落而告分裂。游擊區的增加並不意味着游擊運動的進展，而是競爭對象的增加。北平與莫斯科在非洲的競爭使游擊運動之間的衝突更爲劇烈，不僅是「部落意識的」，而且是「觀念意識的」。此種衝突如果繼續下去，非洲游擊運動之間的合作希望頗爲渺茫。

#### 第二、戰術問題

非洲游擊隊以不斷的騷擾敵人和破壞白人社會的方式，而不是以加強組織來從事作戰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辛巴威解放陣線領袖吉克里瑪會說：

這支軍隊的目標：並不是在從事游擊戰，而是在進行破壞活動，使羅德西亞的白人民居發生恐懼和意氣消沉，進而影響英國政府和外國居民答應人民革命的要求。

白人政府不可能因此種破壞活動而有所改變，或採取讓步的政策；反而採取嚴厲制裁的方式來保衛他們的國家或殖民地。關於這一點，目前的情況已有改變，在中共的訓練和指導之下，游擊隊的標準已有相當的改進，並且重視對游擊份子的鼓勵，使其對目標有更佳的瞭解。過去各游擊運動是分別訓練的，現已採取集中訓練的辦法，迄目前為止，雖然中共尚無法將各種運動在一個目標之下組成一個統一指揮的軍隊，但中共的「顧問」正在試圖說服各恐怖組織協同行動，來分割白人防禦部隊的力量。因此最近游擊份子會對羅德西亞和莫三鼻給同時發動攻擊之舉。在中共影響力之下，游擊運動之間的活動可能更為加強和獲致協調。

### 第三、白人優勢的挑戰

面臨着黑色游擊戰的威脅，南部非洲幾個白人政府已將近完成了一個廣泛而團結的臨時陣營，如果南部非洲（Southern Africa）在事實上，而不是名義上變成了擴大的南非（South Africa），而且能够被西方和若干非洲國家所接受，當然可以繼續控制黑人的游擊運動。就軍事力量而言，任何非洲國家的軍隊，或非洲的國際軍隊均不可能威脅南部非洲。白人國家之中以南非最為強大，擁有非洲大陸上最現代化的軍隊，可以迅速將十二萬組織良好和訓練精良的部隊進入戰鬥序列，必要時可以立刻增兵十二萬人。而非洲國家，包括北非在內，至多能提供四萬部隊。僅憑軍事力量而言，南部非洲目前是无法搖撼的。

可是這種白人的優勢已面臨挑戰。目前，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游擊運動已牽制了十二萬葡萄牙軍隊，北平似乎企圖以持久的破壞活動和游擊戰來癱瘓南部非洲。

本年三月的最後一週，葡萄牙在非洲的屬地，舉行實施新憲法後的立法

「游擊革命」威脅下的南部非洲

議會的選舉，今後的問題是：這些黑人議員是否能保持對葡萄牙的忠順。此外，葡萄牙在莫三鼻給的部隊中有百分之六十是黑人。目前中共除以軍事援助外，並以強力電台作持續的宣傳，如果這些忠順的黑人改變態度，葡萄牙是否能支持下去殊成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南非將直接受到威脅。

### 第四、國際壓力

南部非洲目前承受着日益強大，來自多方面各種不同形式的壓力。其所受第一個壓力來自非洲團結組織。一九七二年第九屆高峯會議在摩洛哥首都舉行時，決定以「武裝鬥爭」作為解放南部非洲的政策，加強各游擊運動間的協調和合作；並決定以更多的經費來援助游擊運動；尤其是阿拉伯國家對大會實施了相當大的壓力，表示堅決支持游擊運動，而製造了一種同情的氣氛。大會並決定一九七三年為「非洲解放年」。

南部非洲所承受的第二個壓力來自「東非和中非國家高峯會議」（The Summit Conference of East and Central African States）。自一九六六年以來，高峯會議每年舉行一次，事實上，已變成攻擊南部非洲的論壇，在現有的十六個會員國中，馬拉威是唯一反對採取強硬政策的國家。一九七二年九月第八屆會議時，與會國家再度決定加強援助南部非洲的各「解放運動」。

在非洲國家中，有若干領袖主張與南非進行「對話」以改善關係，可是在一九七二年中，此種「對話」的觀念遭遇到接二連三的打擊。迦納的波希亞（Dr. Busia）原來是贊成「對話」的，可是一月間發生政變，新的軍政府強烈反對此種觀念。五月間，馬拉加西發生暴動，迫使親南非的齊拉納總統交出政權，一九七二年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中譴責「對話」政策，馬拉加西代表在大會中公開發證支持恐怖份子。

中共混入聯合國後，不斷的掀起對羅德西亞和葡萄牙的壓力。一九七二年安理會在阿迪斯·阿貝巴開會時，中共積極要求援助「解放組織」。聯大復在十一月間承認：在安哥拉、葡屬幾內亞、佛德角島和莫三鼻給的游擊運動為「當地人民真正願望的權威代表」，並敦促葡萄牙從非洲撤軍，並允許其殖民地自治獨立。十二月間，聯大並通過決議案，呼籲各國加緊對羅德西亞的經濟制裁，要求英國儘速在羅德西亞舉行制憲會議，並實施對南非和葡萄牙的制裁。因為兩國拒絕履行現下對羅德西亞的制裁。——下轉第45頁——

敢相信毛共的不干預內政諾言，並不醉心于與北平恢復邦交……」。(註廿一)

他以泰國不敢與毛共建交，乃由于與大陸距離太近，必須對毛共作長期的觀察後方決定改變外策。大馬則是由于有泰國與印支的中間阻隔，所以敢于與毛共謀求建交企藉以制服馬共，並相信它不干涉內政。然而印尼比大馬對大陸相隔得更加遙遠，其所以不敢與毛共復交，正是飽嚼過它所給予的苦頭，大馬又怎能再蹈其覆轍？這段話，無異對大馬的當頭棒喝。

## 七 結論

馬來西亞與毛共的建交談判已經到達密鑼緊鼓階段，此一包括在大馬東南亞中立化構想中的行動，使新加坡由于沉重的隱憂，遂無法不正面置評。至上月廿七日，李光耀在雅加達對記者宣稱：「在最近的將來，大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事實上已不可能。雖然亞西安國家——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已贊同基于三大強國的保證區域化中立概念。但在美國，並不以為支持此一建議的時機已到，尤其是當印支衝突尚未解決以前；中共雖已表示支持，但它首先需要發展其遠洋艦隊，方可具有保證的意義與資格；蘇俄早已提出其對此一地區安全的建議——集體安全組織，但未表示對此一區域中立化提出保證。」(註廿一)

從李氏這一席話，即可概見大馬與毛共關係的改變，雖然是由爭取東南亞中立化構想的實現而開端，而今已將手段變成了目的，所以拉薩克對印尼與泰國領袖宣稱：大馬乃為了國內的情勢而不得不與北平談判建交，這便是東南亞中立化構想對大馬的陷阱。

註：(一)、(五)「馬來西亞新政府的外交動向」，本刊，十卷、二期拙作。註：(二)「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四、廿二。註：(三)南洋商報，一九七〇、四、廿二。註：(四)「日本世界週報」，一九六九、一、廿一，「購買樹膠以圖接近」，憲太郎撰。註：(五)May 13 Before and After, 著者 Tunku Abdul Rahman 1969, 9, 註：(六)、(七)、(八)、(九)「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影響」，本刊十卷、十二期拙作。註：(十)、(十一)「東南亞中立化探源與評價」，「新時代月刊」，十一卷、十二期，拙作。註：(十二)、(十三)、(十四)「馬來西亞觀顯」，「中國時報」，一九七一、六、三、駐南亞特派員齊簡通訊。註：(十五)一九七一年

，新政府揭露「東方日報」(Eastern Sun)、前驛日報(Singapore Herald)、南洋商報等三家報紙的「黑色活動」，接受北平的迂迴資助。註：(十六)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斯撰。註：(十七)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一、廿五。註：(十八)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一、廿八。註：(十九)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四、三。註：(二十)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五、廿八，記者易瑞堂廿七日雅加達訊。

——上接第51頁——

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非洲一直受到猛烈的攻擊，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和其外圍組織將北約組織作為反「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一方面由於非洲國家指責葡萄牙在其非洲屬地內利用北約武器鎮壓非洲人。非洲團結組織自成立以來，每屆大會均指責殖民主義，其所屬「解放委員會」將葡屬非洲作為攻擊外國統治和白人至上的第一個目標。根據馬克卡(V. McKay)的意見：如果葡屬領土獲得獨立，非洲國家可能對北約改變態度。因此，葡萄牙實已變成自由世界的包袱。尼克森總統未來「新大西洋憲章」的體系中，是否將葡萄牙包括在內，或者是葡萄牙將以何種面貌納入這個體系，將為美國對南部非洲態度的具體表示。

在中共笑臉外交的攻勢下，若干非洲國家似乎已經忘記了一九六〇年代，北平在非洲的紀錄。北平是善於利用別人矛盾的機會主義者。目前，在鑰地帶的中非洲，中共已經與盧安達、蒲隆地簽訂了「貿易和援助協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與薩伊建立了「外交關係」)，因而填補了尚比亞與薩伊之間的地理政治空隙。

毛澤東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够取得剛果(即薩伊)，我們就能取得整個非洲。坦尚鐵路完成之後，中共即可由北部向非洲南部發動一個全面攻勢。南部非洲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這個時期已不遙遠。如果游擊戰在羅德西亞全面展開，英國勢必想協助她以前的臣民——今日的「叛徒」。作為英國盟友的美國是否會捲入南部非洲的漩渦呢？美國因為國內的社會問題，勢必向英國施展壓力，以避免第二個越南。」

「共產集團繼續不斷的在探索有利於擴張勢力的區域和情況，他們是主動的採取行動；而西方國家，既無擴張主義者的目的，只是被迫應戰，甚至其目的僅在維持現狀」。這正是南部非洲問題的癥結所在。